

于潇湑:

用遥远的故事 遇见更好的自己

作家面对面



于潇湑与小读者共话“冷湖”背后的故事。良友书坊供图

冷湖， 并不是什么温柔之地

书名《冷湖上的拥抱》，似有温情之感，而暖黄色的书封也在昭示着灼热、灿烂之意，但是真正了解“冷湖”二字的读者，却知道这里并不是什么温柔之地。冷湖，蒙古语称之为“呼通诺尔湖”，意为异常冰冷的湖水。它位于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的西北边缘，平均海拔2800米，总面积1.78万平方公里，距青海省省会西宁市有九百多公里。该地常年寒冷多风，干旱少雨，昼夜温差大，有着规模宏大、形态各异的雅丹地貌。科幻作家刘慈欣也到过此地，说“毫不怀疑自己真的置身火星的环境中”。自1955年起，中国地质部5个石油普查大队经过3年勘探，在这个“火星”上找到256个可能储油的构造，发现了以青海冷湖、四川龙女寺为代表的一批新油田。自此，冷湖油田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油区之一。此后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各族儿女汇集于此，这座因石油而建的小镇逐渐繁荣，医院、学校、电影院、商店、书店、粮站、邮局、银行等一应俱全。据资料记载，冷湖最繁华时人口达10万人之多。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冷湖油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而于潇湑对此的关注，则是源于她本人曾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读到的一篇关于柴达木油田的报道，里边提到油田上的孩子大部分过着和父母分离的生活，像是另一种形式的留守儿童。“而他们仅仅能在父母交接班时，享受到一个仓促的拥抱。当时这个细

节像打火石一样，给我心里打着了一簇火苗。后来我搜索了青海油田的地况地貌，那种原始粗犷的地理风貌，还有青海油田上在现代人看来又艰苦又原始的生活，非常吸引我。”于潇湑坦言，一直以来，作为一个成长在城市里的作家，她对于“遥远”的素材都格外有兴趣，“这种遥远，是一种能够脱离自身生活常规的，能打开全部感官的吸引力。因此我在2019年出版了那本写‘蛟龙’号下潜的书，写完之后我发现，那种对遥远的呼唤仍没有平息，这时我又想起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的那篇报道，把写下一本书的目光投向那里。”

不止写故事， 希望传递情感

虽然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但是真正踏足那一片土地，还是让于潇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。“柴达木盆地，不再是地理书上一个名词，而是随时都能够感受到的荒凉，在广袤的土地上开车疾驰几个小时，会突然出现一个小镇，那便就是冷湖了，这样的一个小镇，因石油而兴建，却也因为石油而废弃。我当时所见的就是这样的一片废墟，到处都是坍塌的墙，掀掉的房顶，还有远处连绵不绝的盐碱地，背景就是昆仑山。”于潇湑至今还记得2021年春天到青海油田采访，“那种从新闻里得来的二手感受，远不如在现场的冲击力强。站在海拔三千多米的油井前，石油工人们在那里举行了一个宣誓活动，当时我感觉自己的热血在往脸上涌。远处的背景是昆仑山，呼呼的大风，把宣誓的声音刮得

时断时续。当时我就想，一辈子都在城市里，被现代分工细致的社会所喂养，坐在家，你几乎无法想象，有这么一群人，在这样艰苦的地方开采石油。又有几个开车的人，几个坐车的孩子知道或者想过，石油是怎样开采的？又有几个人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，知道是谁在付出？”

与此同时，采访中所遇见的“油二代”也令于潇湑感受颇深：“我们经常看到成人的付出，那么孩子呢？我来到油田附属中学，采访了几个孩子。我发现父母的缺失给孩子造成的影响特别大，有一个孩子甚至在我采访时一直在哭，说她思念爷爷，被爸爸妈妈忽略。而在油田上，石油工人因为不能照顾儿女也都充满内疚，比如老衰的形象就是真实的，他哭泣的视频在油田广为流传。油田几代人中间是有断裂的，这种断裂，让他们谁都没法了解对方，而活在自己的鸿沟里。采访后，我就想，我不仅仅是想写一个好看的故事，我想让作品里有一种情感的黏着度，能去尽力弥合这样的裂缝，能让不了解变了解，让背后的默默奉献走到前台。”

于潇湑说，以石油开采为题材，对自我创作而言，讲述故事与传递情感同样重要。为读者呈现一个好看的故事，也要“用一些暖色调的、充满温情的内容，来弥补人与人之间的那道感情鸿沟”。在她看来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隔阂，并不只是存在于冷湖小镇、存在于石油工人家庭，在身居高楼大厦的我们身边，也是一种日常存在，所以创作《冷湖上的拥抱》还有另外一个期望，“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思考的契机，由此让所有的父母与孩子，把心靠得更近一些。”

补足盲区， 完成一次回望

用儿童文学的体裁书写石油工业，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。正如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高建刚所言，《冷湖上的拥抱》所触及的石油题材是刚性的、粗粲的，尤其书中出现的那些正面描写石油工业场景的部分，对于潇湑这样一位女性身份的儿童文学作家而言，充满着难度。但是，从《深蓝色的七千米》《你在冰原》，到《冷湖上的拥抱》，于潇湑对于困难题材的选择与呈现方式的掌握，对个人创作意义重大。在他看来，小说选择在人性与情感中穿插讲述的石油工业，暗含着生命的存在与终结，叙事语言“充满了诗的智慧”，文本结构选择渐进式抵达终点“丰富又立体”，人物形象刻画与文本意象选取“充满内涵”。

对此，于潇湑认为，为孩子们书写，“只要把细节和情节处理好，让孩子了解这些主题并不困难。当然叙述得有技巧，比如选择的视角必须和孩子们平行，那么他们就能带着这个视角的眼睛在故事里行走、在历史里寻找。如果说有难度，我认为难度在于从大量繁杂的资料里选取最能打动人心的一点，这一点是真实的，又是戏剧的，只要把这一点找到、写好，其实读者会主动共鸣的。”而她本人一般会设计主角的情感点，有对于亲情、友情的呼唤，有对于父辈的了解、叛逆、回归，这些情感是永恒的，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经历。其实只是主题换了，但人心人性不会变。

于潇湑透露说，在写作《深蓝色的七千米》时，就发现自己非常喜欢钻研特殊职业背后的科技原理，在这本书中，“我仍然尽可能地学习石油知识，虽然有时写得科普比较硬，但我觉得知识的补足对于孩子是有益处的。”之于她本人而言，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，见证了国家的强大，生活稳定富足，“我的身上没有太多伤痕，对于历史也知之甚少。我很骄傲地看到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幸福，更感受到在强大祖国怀抱中的自豪。但他们永远不该忘记历史，不该忘记是谁的汗和谁的血造就了我们今天的生活。”于潇湑坦言，这本书看似只是写了石油工人们的故事，实际上，是个人一次对历史、对时代的回望，而她本人也通过这次书写，填补了自己生活和知识上的盲区，完成了自己的又一个成长。“我仍然喜欢那些遥远的地方，遥远的故事，它们永远伸展着触角，我的文字，有着许多的不足，但正是因为这些不足，促使我一次又一次启程，去寻找更好的文学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”

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